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

认知翻译法

An ICA-Based
Translating Model

陈友勋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press.swjtu.edu.cn](http://press.swjtu.edu.cn)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后期资助项目

认知翻译法

An ICA-Based
Translating Model

陈友勋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认知翻译法 / 陈友勋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643-1477-4

I. ①认… II. ①陈… III. ①英语—翻译—研究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8695 号

认知翻译法

陈友勋 著

*

责任编辑 祁素玲

特邀编辑 罗 旭

封面设计 墨创文化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http://press.swjtu.edu.cn>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张: 7.25

字数: 240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43-1477-4

定价: 2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序

自从 J.霍姆斯规划出翻译研究的基本蓝图之后,翻译研究出现了令人鼓舞、同时也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局面。当今的翻译研究视角、研究模式、研究方法已远非霍姆斯当年所能想象。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的发展也同样受到世人瞩目。在霍姆斯的翻译研究结构图中,翻译过程具有特定的含义,即翻译的心理机制。记得在 1999 年 5 月, E.A.奈达先生到四川外语学院举办系列讲座时就曾言,在人类还没有知晓翻译家翻译的心理机制之前,翻译研究很难有重大的突破。 I.A.理查德更是将翻译看成是宇宙演化过程中最复杂的活动,想必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翻译理论家曾设计出各种各样描述翻译过程的模式与图表,但成功揭示译者翻译心理、窥探“black box”奥秘的研究毕竟非常有限。陈友勋老师穷 10 年之功尝试应用“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生理解剖学等相关学科”的现有成果,用“内省的方式,用英汉翻译的语料在输入—输出端对译者大脑黑箱中语言操作的真实情况进行模拟和反馈”,以探究双语转换这一“隐蔽的、神秘的认知过程”。他尝试“寻找一条途径,将译者个人的、隐蔽的程序性知识转换成普遍的、公开的叙实性知识,并通过模式化方式把内在的心理系统外显出来”。这是何等宏阔和远大的目标,作者深知自己面临的挑战,其勇气和执著令人钦佩。

早在 8 年以前,作者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就对翻译中的概念整合情有独钟,用心甚勤。其硕士论文《隐喻互动与翻译整合》正是其思考和探究的成果。本书的重点是第五章“双语转换的认知操作”。作者“参考了神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中的相关内容,借鉴了直系成分切分理论、激活扩散模型、自主—依存理论、结构—边界理论、语言组块理论等”重要研究成果,具体探讨译者翻译时的大脑认知操作,将双语转换的认知操作“模式化为对语言表达中的基本模式的嵌套或省略”,并且设计出“量化翻译质量的计算方法”。这一章可以说

是他多年研究的延伸与深化。

《认知翻译法》洋洋洒洒八章，从认知科学的视角讨论了当前翻译研究的许多重要课题：翻译的界定、意义、翻译的认知过程、双语转换的认知机制、翻译单位、结构意义、创造与操控等。作者在梳理了中外形形色色翻译的相关定义之后，从认知科学和后现代的视角提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认知体验再现于另一种语言文化之中”。这一定义不仅超越了人们对“意义”的争论，摈弃了本质主义的意义观，而且承认“翻译”和“意义”都是历史与文化的界定(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defined)，强调体验与翻译差异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传统的翻译观，特别是结构主义和新批评将研究视域局限于文本、甚至文字之间的转换，以“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和“感受谬见”(affective fallacy)割裂了翻译文本、翻译生成过程与原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联系，将目光聚焦于局部解剖，尤其关注作品的详细结构，这虽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毕竟不是翻译研究的全部。从认知科学的视角研究翻译，关注译者的体验、语境和效果，使许多重大翻译课题的讨论自然进入了后现代的研究视野。翻译不仅是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行为，而且译者身处的社会文化语境同样驱动或制约着翻译作品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文本的生成方式和最终形态。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翻译，一些长期争论、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以一种全新面貌展现出来，令人深思。作者从译者的翻译能力来考察翻译单位的划分和处理，对波普尔三个世界与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对应关系的论述和“五重意义上的翻译”的分析，以及对雅格布森有关转喻、隐喻与意义的两种传播基本模式(相似性与邻近性)之间的关系探讨，都让人耳目一新。

本书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正如作者所言，他选择的具体翻译现象是英汉笔译，具体的研究方面是关于翻译的实践过程(双语转换的动态特征)，也就是说希望“在当代认知理论的关照下，探索译者进行英汉笔译时，大脑中双语转换的认知过程及心理操作特点，并试图从中归纳出相应的规律。为了让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读者不难发现，作者不仅对当代翻译研究有广泛的涉猎，而且在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方面也有良好的素养。作者长期从事翻译教

学，有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积累，他对翻译活动的探讨始终有大量的译例佐证，使抽象深奥的理论演绎变得生动与直观。特别是从第三章起，一些精到的翻译是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的宝贵素材。

从根本上看，所谓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模式只是一种理论建构；是为特定研究对象而设计出的解释模型或假说，都有自身的针对性和盲区。《认知翻译法》在何种意义或在何种程度上揭示了翻译活动的“black box”，相关领域的专家将自有评判。值得欣慰的是，陈友勋老师的研究与探索，确实为我们认识翻译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视角，对我们认识翻译活动的本质、规律，进而提高翻译教学的质量有所裨益。

四川外语学院高级翻译学院



2011年10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写作缘由：理论与实践	1
第二节 翻译与认知：回顾与展望	2
第三节 写作目标	6
第四节 体系编排	9
第一章 翻译的认知定义	12
第一节 翻译所涉及的因素	12
第二节 翻译的词源学考证	16
第三节 传统的翻译定义	17
第四节 传统翻译定义中存在的问题	23
第五节 翻译定义：过程还是成品	26
第六节 翻译的认知定义	31
第二章 意义的认知阐释	34
第一节 模糊的意义	34
第二节 意义的符号学解释	37
第三节 神经认知语言学：激活扩散模式	40
第四节 认知意义的动静观	43
第五节 对意义的描写与解释	45
第六节 认知翻译法的两大理论支撑	47
第三章 认知基础上的语言共性和英汉差异	52
第一节 翻译中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	52
第二节 翻译与对比语言学	54
第三节 英汉语言共性	56
第四节 形合与意合	58

第五节 虚词在翻译中的作用	63
第四章 翻译的认知过程——宏观过程	73
第一节 显文本与隐文本	73
第二节 语义意义与语用意义	78
第三节 意义与语境	81
第四节 翻译的过程	85
第五节 翻译的表达阶段	97
第六节 翻译的历时演变：从意译走向直译	102
第五章 翻译转换的认知操作——微观模拟	105
第一节 激活扩散的方式：相邻还是相似	105
第二节 显隐文本互动的基本方式：隐喻和转喻	108
第三节 结构与边界	120
第四节 ICA 翻译模型	139
第六章 翻译单位及对文化的处理	156
第一节 翻译单位	156
第二节 基于句子的翻译单位	162
第三节 翻译与文化	165
第七章 结构意义及文学作品的翻译	181
第一节 语言表达与标记性	181
第二节 构式语法与翻译现象	183
第三节 认知参照点	198
第八章 翻译中的创造性	202
第一节 翻译与创造	202
第二节 翻译与语用意义	204
第三节 语用推理与创造性的翻译	206
参考文献	215
后 记	222

绪 论

第一节 写作缘由：理论与实践

为什么写书？这是任何学术研究者在写书前都要严肃考虑的问题。恕我鲁钝，市面上有的书，洋洋洒洒，动辄万言，但读了一头雾水，不得要领。曾听人论及说话的艺术，说语言造诣高者一谈半日有余，听者当时无不颌首称是，事后仔细寻思，却觉此人实际上什么也没说。写书如果也这样，就是浪费纸张和资源，虚度自己的光阴，徒耗读者宝贵的时间，于己于人，殊不可取。俗语云：著书立说。这说明古往今来，学术研究者写书往往都是怀着明确的学术目的，虽不至于一定是要立一门学说，但至少应当是要就某个/类学术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见解、看法。平时对这个/类问题研究久了，自然形成了一些自己的意见看法，这样积于内而需发于外，但单凭一两篇论文仿佛还不能说透，须得用一本书才能系统地阐述这方面的观点，以此既整理、保存自己的学术成果，又可供同仁方家批评、指正，这样或可厚积薄发，一举两得。

回到正题上。本书的写作目的是要探索一条途径，走出翻译研究中理论和实践相脱节的尴尬境地。因为目前的翻译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问题上已经陷入了一个“瓶颈”。过去在翻译界有这样一句话：Those who can, translate; those who can't, teach translation; those who can't teach translation, teach translation theory. 这虽有所夸大，但仍然反映出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各自为政、相互脱离的弊端。时至今日，这种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国内的许多学者对此也已有察觉，比如南京大学的许均教授就这样指出：“翻译的研究者往往处在两难的境地：要么只注重翻译理论的阐释，这种做法的积极意义



是让翻译研究拥有了很高的学理价值，但是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那就是会让翻译研究务虚而蹈空；另一种做法则是拘泥于翻译技巧的剖析上，而难以跳脱出去，进入到理论分析的层面，因此就缺失了理论的提升和超拔，使得翻译研究缺失学理价值。”（刘华文，《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

第二节 翻译与认知：回顾与展望

写什么书？这是询问关于本书的具体内容。首先，关于翻译的研究最近十年可谓开展得如火如荼，一大批成果相继涌现，让人感叹身逢其时，正好赶上了翻译研究中百花齐放的春天。如果与 Holmes 的翻译研究路线图（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两相对照，我们差不多已经把研究的触角指向了图上的各个角落。如其中就包括语言学研究、功能主义研究、文化研究、心理学研究、女性主义视角、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研究、多元主义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翻译，不同程度地加深了我们对翻译的认识，都可算有益的尝试。正如苏东坡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因此，对于同一个翻译问题，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应当是很自然的现象，不应当因他人研究方法或结论与自己的不一致，就将其视为异端邪说，非得口诛笔伐、打倒在地甚至还要踏上一只脚才心甘气平。其实，学术人格和学术成就之间具有因果联系。古往今来，哪一个心胸狭隘者不是沦为一家之言，囿于一孔之见？哪一个学术大师不是胸怀宽广，容得下不同意见？这正好应了那句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以，丰满的学术人格导向高超的学术成就。研究角度的差异更多情况下只是个人学术兴趣不同而成。比如，本书中笔者试图寻找一条研究途径弥补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这表明作者的学术兴趣在于翻译理论的应用方面，但翻译研究中还有纯理论研究，看上去和翻译实践八竿子打不到一处，但是否作者就要从此把搞翻译纯理论研究的视为异类，其成果犹如粪土，应当扫地出门，永远地倒入历史的垃圾箱呢？非也！形而上者与形而下者，道器关系也，在正常、健康的理论体系中都是

缺一不可并且是互为补益的。

笔者的学术兴趣在于把认知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目前国内有人已经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就笔者收集的资料而言,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的主要专著和博士、硕士论文整理如下表:

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的主要作品一览表

类型	国内主要作品			
	作者	书名/论文名称	出版社/毕业院校	年份
专 著	李占喜	关联与顺应:翻译过程研究	科学出版社	2004
	颜林海	翻译认知心理学	科学出版社	2008
	张梅岗	译学的认知-功能理论丛书:英汉翻译教程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8
	王克友	翻译过程与译文的演生:翻译的认识,语言,交际和意义观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陆国强	英汉概念结构对比:揭示英语的奥秘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刘华文	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博 士 论 文	谭业升	翻译中的识解运作	复旦大学	2004
	俞晶荷	框架语义研究与翻译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王正	翻译中的合作模式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王丽	文学文本翻译的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博 士 论 文	王祥玉	汉英句型翻译的认知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龚龙生	顺应理论在口译中的应用研究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8
	吴青	文本显征及其在翻译中的位移:从文本看翻译效果的认知基础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
	刘法公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续表

类型	国内主要作品			
	作者	书名/论文名称	出版社/毕业院校	年份
硕士论文	董双建	认知与翻译	上海海事大学	2005
	刘研	对口译模式的认知分析及图式和关联理论的辩证运用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6
	吴芳	翻译：概念整合过程	中南大学	2006
国外主要作品				
类型	作者	书名	出版社	年份
专著	Goger T. Bell	<i>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i>	Longman Group UK Ltd	1991
论文集	Wolfram Wilss	<i>Knowledge And Skills in Translator Behavior</i>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专著	Daniel Gile	<i>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i>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论文集	Joseph H. Danks[et al]	<i>Cognitive Processes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i>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7
专著	Robin Setton	<i>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 Cognitive-pragmatic analysis</i>	John Benjamins B. V.	1999
专著	Ernst-August Gutt	<i>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i>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0

从列表中可以看出：

第一，无论国内国外，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的专家学者大有人在。这本身就反映出认知与翻译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传统上，翻译一直是作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语言与认知之间存在天然的密切联系则是认知语言学得以建立的哲学基础。认知语言学的基本命题为语言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体现，是大脑（心智）和周围环境（认知对象）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任何和语

言相关的研究必然可以从认知上获得解释,并且是根本的、圆满的解释,翻译自然也不会例外。比如,Toury 就提到了译者个人认知机制(cognitive apparatus)在翻译中的作用,认为这很可能是在同样环境条件下形成不同译本的原因所在。国内很多翻译研究学者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基于认知的角度,将源文和译文的跨语转化看做是两种语言在认知结构上的转变,就有可能对源文和译文的对等关系带来新的认识。如南京大学的张柏然教授认为:“翻译能力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在跨语认知能力上。翻译结果的差异或好坏会受到翻译者自身对两种语言认知结构的把握和运用的影响。”则直接在《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中宣称:“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认知的过程,或者更确切地讲,是一个认知结构从源语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

同时,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由于直接从语言转换的底层入手来探索翻译的原则和规律,可以弃繁就简,不被许多表面现象所迷惑,得出的结论也应当更具有概括性和说服力。

第二,从时间上看,国内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的起步明显晚于西方。西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就不断涌现出这方面的专著和专题论文,而我国主要是在 2000 年以后才开始翻译与认知相结合的研究。

从研究的层次上看,西方是明显高于国内的研究水平的。西方国家的一些著作,如 Ernst-August Gutt 写的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成功地把 Sperber 和 Wilson 的 Relevance theory (关联理论)应用于翻译研究中,在国际国内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在笔译界掀起一股研究关联的热潮;而 Daniel Gile 撰写的 *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 (口笔译训练的基本概念与模式)及其提出的 Effort Model (精力分配模式)一直在口译界被奉为圣典。

对比之下,国内从认知角度研究翻译的著作,基本的模式都是把与特定翻译现象相关的认知理论直接介绍过来,放入相关章节,然后配以英汉互译的语料,就说其中体现了认知理论。这样做显然流于草率和武断。好比教人钓鱼,师傅把徒弟领到鱼塘旁边,扔给他一根鱼



竿,也不对钓鱼的技巧、方法做任何分析和解释,就简单地直接吩咐:“去吧,用鱼竿就可以把鱼钓上来。”这样,由于缺乏具体的过程分析,没有可供模仿的操作模式,认知理论和翻译实践之间其实未能建立起真正有机的联系,充其量仍属于“授人以鱼”的传统教学,没有真正达到“授人以渔”的教学目的。

关于这一点, Roger T. Bell 有很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在翻译中只是借鉴语言学的理论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建立某种“模式”来把这种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Bell 认为,理论存在于人的脑海,是一种无形的东西,而模式则是对理论的外在表述,是理论的具体化(A model is a realization of the theory)。因此,我们要把理论传授给别人,往往需要用模式来实现(tangible)。国内的陆丙甫教授持同样的观点,不过他是用“形式化”来代替“模式”进行阐述。在《核心推导语法》中,他这样说:“可以说形式化几乎是一切现代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形式化之重要,是因为只有形式化的概念才能在思维中得到明确、有效的操作。想一下将化学元素形式化为字母代号,将化学变化形式化为化学方程式,这对于简化‘化学思维’有何等巨大的效果,就可知科学形式化的认知意义了。”

说到这里,读者自然推测出笔者是要试图用某种形式化的手段来描写翻译现象中的认知规律。这完全没错,不过笔者还算有自知之明,深感自身的学术功力远不能对翻译进行面面俱到的综合性研究。看到辜正坤(2001)先生在《中国翻译》中谈及“一个概念如果适用面太宽,就必然降低其具体的针对性”,于是决定,与其做大而全的泛泛之谈,不如集中精力于一点,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围绕具体翻译现象中某个具体方面的某个具体问题而展开讨论研究,或许还能取得一点“小而透”的效果,这样岂不更有实际意义?

第三节 写作目标

笔者选择的这个具体翻译现象是英汉笔译,具体的研究方面是关

于翻译的实践过程(双语转换的动态特征),在这过程中要研究的具体问题是译者大脑中展开的认知操作(翻译时译者大脑的认知操作规律)。上述因素合在一起,就是说本书是要在当代认知理论的关照下,探索译者进行英汉笔译时,大脑中双语转换的认知过程及心理操作特点,并试图从中归纳出相应的规律。为了让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笔者进一步在认知翻译理论的基础上设计出一套操作模型(ICA 翻译模型),并在实践中对其有效性进行检验。

即使这样,把翻译研究的范围已经界定得很小,但一旦真的开始动笔写作,笔者仍然感觉其中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性。原因在于:第一,到目前为止,在生成语言的研究层面,我们还没有真正搞清楚大脑加工处理语言的神经机制,很多解释都限于假设的性质。第二,同样,在语言的运用层面,我们以目前的技术和手段,也无法直接观测译者进行翻译转换时其神经元细胞发生在物质层面的生(物)化(学)现象是否与人类大脑处理语音文字的语言功能之间存在某种对应关系。所以,这完全是一个“黑箱”(black box)操作,双语的转换是一个隐蔽的、神秘的认知过程。我们只能在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生理解剖学等相关学科所取得的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主要靠内省的方式,用英汉翻译的语料在输入—输出端对译者大脑黑箱中语言操作的真实情况进行模拟和反馈。第三,正如前面 Roger T. Bell 和陆丙甫教授所言,理论要和实践结合需要建立具有操作性的模型,所以,本书写作的挑战性还体现在如何对翻译转换过程中译者大脑的认知操作规律进行有效的形式化描写,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把这些转换规律提炼成一个具有操作性的翻译模型。

说到形式化描写,很容易让人想起与之关系密切的美学。根据美学原理,最高层次的美即是简洁与和谐。有哲人曾说过:真理一定是简洁的。而著名艺术家罗丹则明确指出“美就是和谐”。和谐是就整体而言,比例适当,各得其所。很多学者都坚信美学原理具有哲学意义上的普遍价值,愿意把它作为一条理论探索中的潜在原理,因此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对简洁与和谐(尽管学者们在具体运用中有不同的措辞)的向往、回归就成了一种理论探索道路上的本能追求。比如石



毓智(2003)在《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中就提出要“寻找一种简单、自然而又与我们的语感比较贴近的概念、方法,把语言中包含的简单、和谐的美的规律充分展示出来”。而生成语法的创始人乔姆斯基(Chomsky)在构建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时的初衷也是源于对语言中简洁、雅致(simplicity and elegance)的不懈追求。

这也可从我们人类的认知方式上进行相应的解释。众所周知,人们做事总是追求效率,即“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收益”,这就是所谓的“省力原理”(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它体现了人类行为的一种惰性趋向,但却是“指导人类行为的一条根本性原则”(姜望琪,2005)。而在认知研究中,“省力原则”又被称为认知的经济原则(the economy principle)。法国语言学家马马丁内(Martinet, 1962)认为认知经济原则是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Principe de fonctionnement)。该原则在语言学研究主要表现为“语言研究方法、语言推导式和语言表征形式的优化和简约”(牛毓梅,2004)。陆丙甫(1993)在《核心推导语法》中认为,这条原理在语言运用中通俗地体现为“够用并且尽量简单(以便操作)”的功能原则。

所以,如果我们能对纷繁复杂的语言表象进行梳理分析,发掘出隐藏其后的制约规律,并用尽可能简单明了的方式(表达形式上的“简洁”)表述出来,就可以据此解释和推导其他所有相关的语言现象(内部一致、配合默契的“和谐”)。这不但是一种在认知经济原则驱动下的内在努力,而且在学术上也是一种值得我们追求的美学境界。

所以,可以这样总结:虽然本书要实现的目标是困难的,但这个目标本身毕竟是清晰的,就是要寻找一条途径,将译者个人的、隐蔽的程序性知识转换成普遍的、公开的叙实性知识,并通过模式化方式把内在的心理系统外显出来。

根据 Jeremy Munday (2001) 在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中关于 Translation Studies 的定义:

Translation study is a term used to refer to the specific attempt to explain in a systematic way some or all of the phenomena related to translation.

翻译研究是指为与翻译相关的所有或个别现象提供某种系统性

解释而作出的努力。

这样,似乎笔者的这番努力也可算是一种翻译研究,同时考虑到本书所有实例均取材于英汉互译的相关语料,故书名定为《认知翻译法》。

第四节 体系编排

怎么写书?我个人痛恨大部头的书。当今社会,知识爆炸,几块砖头那么厚的书籍早已屡见不鲜,并且有日渐风行之势。仿佛学问程度和书本的厚度成正比,非得砖头厚的书不足以展示作者的学术高度。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很多书籍完全可以大为精简。大部头书给读者的痛苦在于掠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读者往往在得到一句真正管用的话之前不得不忍受作者十句啰唆话的侵扰。

个人认为,一个问题,如果一句话可以说清楚就绝不应当用几句话来说。虽然翻来覆去,正反论证,的确可以加深印象,强调重点,但用得多了,就让人生厌,感觉啰唆。毕竟读者也有智力,甚至是高于作者的智力,所以点到为止,留下回味的余地,可以节约彼此的时间和精力,亦可避免言多必失的尴尬,何乐而不为?于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笔者在书中尽量做到言简意赅,理想的情况当然是字字珠玑,但由于笔者驾驭文字的功力有限,书中的阐述很多时候就表现出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出现这种情况,不是笔者本意,所以非常抱歉,唯一可以安慰读者的是(套用经典的广告词):我们一直在努力。

为了让大家看书时脉络清晰,笔者把本书的总体框架和各章的主要内容做一简要介绍。

第一章:翻译的认知定义。讨论并指出翻译定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作用是界定翻译研究的范围,从认知角度给出本书关于翻译的定义。

第二章:意义的认知阐释。意义的传递是翻译的本质,但关于意义的讨论历来极不统一、很难把握,因此,从认知的角度重新审视意义可以获得新的启发。